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小五義 第一一五回 雙鍾將欺壓良善 溫員外懼怕凶徒

《西江月》曰：世上豪傑不少，巾幗亦有鬚眉。救人急難扶人危，竟出閨閣之內。不是姻緣匹配，強求必定吃虧。要擒惡霸將雙鍾，女中英雄可畏。

且說大人回武昌不表，蔣爺上長沙亦不提。單說的是南俠、北俠、雙俠、智化、過雲離朋玉直奔長沙府，到了郭家營，過雲離朋玉認得。總是不巧不成書。自從小諸葛沈中元他們走後，本家有事是前文表過。王官雷英上長沙府郭家營，聘請雙鍾將郭宗德。

這雙鍾將可就在長沙府，皆因此人膂力過人，受了襄陽王的聘請。這人生就的膂力真大，雖不能說萬夫不當之勇，要論這一對雙鍾，實在是力猛鍾沈。可惜他這樣的本領，只是一件，讓他妻子誤了一世的英名。這就是那句話，大丈夫難免妻奸子不孝。

他娶妻花氏，實在的不是個東西。郭宗德家中一貧如洗，他是個武夫，飯量最大。

他交了一個朋友，叫崔德成。這個崔德成家大業大，就是孤身一人，尚未婚娶。就皆因這個花氏不是東西，那崔德成又有銀錢，這宗德又窮，貪圖了人家銀錢，就把醜事作出來了。崔德成拿著銀錢，讓郭宗德作買賣。這個買賣一多了，郭宗德也就作不過來了，又找的領東的開了許多鋪戶，拾奪了自己的房舍，前後東西共是四個大院子。後院拾奪的花園子，蓋了一座大樓，花氏起的名字，叫「合歡樓」。後花園中有些個奇花異草、太湖山石、竹塘等項。家業一大，雙鍾將的名氣也傳揚出去了。雙鍾將不叫雙鍾將了，改送了他一個外號，叫了個癩頭龜。大人還不好意思的叫他，小孩子可不管那個。他在前邊走著，小孩子就在後邊叫他：「咳咳咳，癩頭龜哪，上那去呀？吃了飯了沒有？」

他瞧了那孩子一眼，也無非是乾鼓肚子生氣。那孩子更討人嫌，又說：「癩頭龜，你發了財了，你不是上我們家裡討餅子吃的時候了。」這個人一想：「再要是孩子湊多了，更不好辦了。」真是那些孩子俱在一處唱起來了：「癩頭龜，癩頭龜，丟了人，有了錢。」他就要追趕著打他們，他們就跑了。自己一想：「不是事，不久得要跟著王爺打軍需去了，又不能攜眷。自己要把家眷搬在襄陽去，又捨不得這片事業。再說崔德成公然就在他們家裡住著，也不回崔家莊了，總想一個法子，怎麼把他推出去才好呢？」

忽然這天生出一個主意來，把崔德成請到書房內，兩個人喝著茶閒談。癩頭龜說：「兄弟，你這不是事。憑你這個家當，這樣的事業，打這麼一輩子光棍子，算怎麼個事情？聖賢說過：『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。』非得說一個。不行，早晚我給你為媒說一個，非說一個不行。」崔德成說：「不要。別辜負了哥哥的心。」郭宗德說：「你為什麼不要？」崔德成說：「媒人叫我趕出去的許多，緣故再醜的不要。誰坐家女，讓對相對看？非品貌好了我不要。」郭宗德說：「難道這一方，就沒一個品貌好的麼？你要什麼樣的？」崔德成說：「非得像我嫂嫂那品貌不行。還有一個不行了。」郭宗德問：「是誰？」

怎麼不行了？只要你看得中意，我就能給你去說。」崔德成說：「那日清明上墳，插柳的時節，看見溫家莊溫員外家有個女兒，叫溫暖玉，稱得起美貌雙全。我見了他一面，神魂恍惚，直到如今，我總有些個思念。可惜人家是有夫之婦了。」雙鍾將說：「只要你看著如意，有夫之婦，他也得給咱們。」崔德成說：「他要是給的無能之輩，還有你這一說。你給的朱家莊朱德家，那如何行得了？」雙鍾將說：「你只管放心罷，後天咱們就辦事。要是不給，咱們還會搶哪。妥了，兄弟你在那辦？」崔德成說：「要是妥了，我就在這辦。」癩頭龜聽了，雖不願意，也是無法。有句俗言：「寧借停喪，不借人成雙。」無奈可有一件，吃了人家的口軟，使了人家的手軟，自蓋房屋不敢說不行。崔德成雖說此話，也沒有擱在心上，仍然告辭上合歡樓去了。

雙鍾將把家人叫將過來，自己讓人備辦了八盤子花紅彩禮，叫人備上馬匹，自己換了新衣服佩上，出了自己房門，乘跨坐騎，帶上從人，直奔溫家莊。到了溫員外門首，雙鍾將撒離鞍，下了坐騎，從人前去叫門。裡邊有人答言：「什麼人叫門？」

從人說：「開開罷，我們大爺來了。」正是溫員外出來開門，一看就是一怔，知道雙鍾將是一惡霸，素無來往，到門必沒有好事。只可滿臉陪笑，一躬到地。雙鍾將要行大禮，說：「老伯在上，姪男有禮。」溫員外說：「豈敢。好兄弟，請到寒舍待茶。」說畢，往裡一讓，庭房落坐。溫員外問道：「有甚貴幹，駕臨寒舍？」雙鍾將說：「姪男聞聽老伯有一千金令愛，我有個盟弟，此人大大有名，提起來大約老伯也知道，就是崔家莊崔德成，可稱得起是門當戶對。」溫員外連連搖手，說：「辜負賢弟一番美意，我的小女已然許配人家了。」雙鍾將說：「老兒，你太不知進退，好意前來說親，你竟自拿這般言語推托於我。後天前來迎娶，孩子們，把定禮放下。」溫員外把雙鍾將一攔，說：「且慢，我的女兒許配朱家莊朱德為妻，倘若不實，小老兒情願認罰。」雙鍾將把手一抖，溫員外「撲咚」摔倒在地，他竟自揚長而去。

溫員外放聲大哭，皆因是安人已然故去了，就是自己帶著女兒度日，已然給了朱德。

郭宗德硬下花紅彩禮，不從罷，人家勢力真大；從了罷，也得朱家答應。鄉村有點事情，街坊鄰舍盡都知道，早有鄰居過來探問。溫員外就把始末根由對著大眾說了一遍。眾人七言八語，就有說打官司的；就有說攆人打架，打完了和他打官司；就有說把姑娘藏起來的；就有說給朱家送信的。溫員外就依了這個主意。鄰居散去，溫員外到了後面，就把此事對著女兒學說一遍。姑娘是個孝女，跟隨天倫溫習儒業，熟讀《列女傳》，廣覽聖賢文。口尊：「天倫，是女兒累及你老人家了。他明天一來，女兒我就速求一死。」

溫員外說：「女兒先別行拙志，為父去到朱家送信。要是死，也是破著我這一條老命，先與他們拚了，我兒可千萬別行拙志！」暖玉說：「孩兒死也不這麼死，我還有個主意。」說畢，姑娘痛哭。員外勸解了一番，出來找了鄰家二位老太太伴著姑娘，怕小姐行了拙志。員外復又出來，離了自己門首，直奔朱家莊而來。

到了朱家莊上，直奔了朱德家中。家下人等見了老員外來，說：「老員外爺兩眼發直，莫非有什麼事情哪？」溫員外說：「禍從天降，請你們大爺來了。」說著話，往裡就走。從人說：「我們大爺沒在家。」員外也並沒聽見，直到庭房落坐。溫員外說：「請你們大爺。」從人說：「方才回稟過員外爺，我們大爺沒在家。」員外說：「請你們二爺。」從人說：「我們二爺沒在家。」那邊從人也說：「我們大爺、二爺都沒有在家。」兩邊從人一口同音齊說：「沒在家。」溫員外放聲大哭，說道：「蒼天哪！蒼天哪！」從人問道：「老員外何故這麼恨天怨地？」老員外說：「咳，我們閉門家中坐，禍從天上來哪！」從人一個個瞧著納悶，說：「老員外，到底是什麼事情呢？」溫員外對著朱家從人，一五一細說了一遍。從人說：「員外爺來的不巧，前三兩天還行呢！我們大爺、二爺、把兄弟沈大爺在這裡的時候，這樣的惡霸有一千也拾奪了。」老員外說：「怎麼這麼不巧。你們大爺、二爺到底上那去了？」從人說：「上南鄉取租子去了。」老員外說：「要給送信，明天晚上回的來回不來？」從人說：「回不來，要是連夜趕騎著快馬可行咧。」溫員外說：「煩勞你們那位辛苦一趟，總是老員外才好哪！我們姑老爺尚未過門，說話有點不便。」

正說話之間，見老太太從外邊進來。甘媽媽一生是個直率的脾氣，皆聞朱文、朱德沒在家，沈中元保著大人走了，娘兩個還在這裡住著，淨聽沈中元的信息，搬在那裡，好奔那裡。忽然聽見前邊哭哭啼啼，甘媽媽在後窗戶那裡聽著，有聽見的，有聽不見的。

就聽見說：「硬下花紅彩禮，無論怎麼樣後天搭人。」就聽見這兩句話，自己親身就過來了。進了庭房，從人說：「這就是我們這裡住的甘老太太到了。」員外問：「那位甘老太太？」從人說：「這是我們大爺、二爺、沈大爺的姑母，眼下在我們這住著呢，要不怎麼說前幾天來好呢？沈大爺是有本事的，要論勢力人情，我們這裡有按院大人，可惜如今都走了。此時就是給我們大爺送信，也是無益。」溫員外也是無法。此刻甘媽媽進來，員外與甘媽媽行了個禮，甘媽媽與員外道了個萬福，讓溫員外坐下。甘媽媽也就落坐，問：「老員外，到底有什麼事情？咱們大家議論議論。誰讓我在我們老賢姪這住著呢？」溫員外又把自己的事學說了一遍。甘媽媽咳了一聲，說：「這個事，要是我們姪兒在，這就好辦了。等等，我給你算計算計，是我們姪子容易呀，是找本家大

爺、二爺容易？我們姪子是上武昌府，本家大爺、二爺是上南鄉。」

正說話之間，忽聽外面有人。甘媽媽一回頭，聽見後窗戶那裡有人叫，說：「媽呀，媽，你老人家這裡來。」甘媽媽說：「老員外暫且請坐，我女兒叫我哪。」說畢，轉頭出來。溫員外仍與從人講話，說：「你們家大爺、二爺上南鄉去，離這有多遠哪？」從人說：「遠倒不遠，離這一百多里地，大概也就在這一半日回來，湊巧今天就許回來。」

溫員外那個意見，就打算給大爺、二爺送信為是。正說話間，甘媽媽從後面過來，也是皺眉皺眼，甘媽媽也添了煩了。員外說：「甘媽媽請坐。」甘媽媽說：「員外請坐。」

從人問：「甘媽媽到後面作什麼去來？」甘媽媽咳了一聲，說：「員外，方才是我女兒將我叫到後面去了。我女兒一生好管不平之事，他要見著不平事，他就要伸手去管。老員外，這件事情他要替你們出氣。」員外說：「姑娘小姐，怎麼能夠替我們出氣？」甘媽媽說：「實不相瞞，我養活的嬌縱，練了一身本事。明天讓你的女兒躲避躲避，他去替當新人。待下轎之時，亮出刀來，殺他們個乾乾淨淨。」溫員外說：「那可使得不得。」

話言未了，忽見朱文打外邊跑將進來。此人一來，不知端的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